

近代著名

圖書館館刊

薈萃續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本社編

近代著名

圖書館館刊薈萃續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第十冊目錄

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

第七卷第六號 民國23年11月

插圖.....	二
晉辟雍碑跋.....	四
石鼓文疏記引辭.....	八
校輯呂注莊子義序.....	一〇
蘇秦的小說.....	一四
巴黎圖書館敦煌寫本書目.....	二四
文館詞林校記(續).....	七六
新書介紹.....	一四
第八卷第一號 民國23年12月	
插圖.....	一四〇
戰國時田齊世系年代考.....	一四二
與唐立庵論爾雅郭注佚存補訂書.....	一五四
願堂讀書記 六十家詞.....	一六〇
巴黎圖書館敦煌寫本書目(續完).....	一七八
本館善本書目新舊二目異同表.....	二三〇
重整范氏天一閣藏書記略.....	二四四
從天一閣說到東方圖書館.....	二五〇

第八卷第二號 民國23年3月

插圖.....	二六〇
從教外典籍見明末清初之天主教.....	二六一
清平山堂話本與雨窗欹枕集.....	二九三
測圓海鏡批校.....	三〇九
續補館藏方志目錄.....	三二一
本館新舊善本書目異同表(續).....	三五七

第八卷第三號 民國23年5月

插圖.....	三九四
跋館藏王韜手稿七冊.....	三九六
校補天問閣集跋.....	四〇二
燉煌戶籍殘簡考.....	四一四
藝文群書題記.....	四二八
館藏叢書總目書名首筆檢字表.....	四四八

第八卷第四號 民國23年7月

插圖.....	五一二
賊情匯纂訂誤.....	五一五

一部新發現的天地會文件鈔本·····	五二七
讀羅爾綱《賊情匯纂訂誤》後論洪大全事蹟·····	五三五
貴縣修志局發現的天地會文件附羅爾綱跋·····	五四五

無錫華氏譜跋及譜略·····	五八七
本館新舊善本書目異同表(續)·····	五九九

本刊啓事

本刊七卷三四號爲圓明園專號，因製版需時，出版當較遲緩。五號所收，多論四庫之文，徵稿已齊，已付剞劂。特此通告。伏祈 鑒諒是幸

國立北平圖書館珍本書籍刊行會新

版書籍廣告

通制條格二十二卷

此元代官書。即大元通制中之條格也。卷內紀事至延祐年止。蓋英宗時重修本。與元史刑法志適合。永樂大典內所收至正條格。分目凡二十七。今此本所存者。僅戶令、學令、選舉、軍防、儀制、衣服、祿令、倉庫、廩牧、捕亡、賞令、醫藥、假寧、雜令、僧道、營繕等十九項。尙得其三之二。原書久佚。明清以來。書目絕不著錄。本館舊藏內閣大庫。明初綴格寫本。允稱天壤間僅存之秘笈。爰如式影印。以爲治元代史事者之助。精裝六冊。實價六元。

全邊略記十二卷

明天啓間遼東巡撫桐城方孔炤著。記明季邊事至詳。乾隆間入禁書目。四庫不收。故傳本至罕。本館購得明刻初印本。並移背日本內閣文庫影鈔補足。用上等連史紙加工精印。誠研究

明清之間及明季史事者。不可不讀之秘籍也。全書六冊。實價六元。

平寇志十二卷

此書一名流寇志。清初管葛山人彭孫貽著。記明末流寇始末。自崇禎迄順治用編年體叙次。清乾隆間禁書。書目著錄。原本流傳絕罕。茲據清初活字印本重印。全書三冊。實價三元。

埋劍記二卷

明吳江沈璟著。沈氏爲明代曲律專家。所撰傳奇僅義俠記見刊於毛氏六十種曲。餘並未見傳本。本館頃從鄞縣馬氏借得此書。乃名代金陵書肆繼志齋刻本。附圖精工悅目。亟爲加工影印。以供同好。研究中國戲曲史者。當以先觀爲快也。精裝二冊。實價二元。

總發售處 北平文津街北平圖書館

外埠代售處
文奎堂 北平代售處
富晉書社 景山書社
北平大學圖書館
師範大學圖書館
隆福寺街 南京 江蘇省立圖書館
青雲閣 上海 中國書店
景山書社 天津 浙江省立圖書館
漢花園 杭州 中華書局
南新街 天津

呂觀文進莊子內篇義卷第三

大宗師第六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天之所
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
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
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
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
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
有真知天而止者天之所為也知天之所為則知吾之所自
而生也天而生也天而不知者莫之為而生也而不
死預也人無預則知之所不待而知也知之所不知者人
之所不知也

駢拇第八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无

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无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

太初有无无有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之謂德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歸得神各有儀則謂之性駢拇枝指非不出乎性也而德則所无也附贅縣疣非不出乎形也而生則所无也於斯无而有之此所以為多也其

氣為五行其德為五常其事為五事其形為五藏則多方乎仁義用之者非不列於五藏也而於道德之正則亦所无而已肝心

篇題義子莊本葉宋得所城黑在圖察考青蒙國俄

晉辟雍碑跋

張鵬一

此碑記晉泰始三年十月行鄉飲酒禮射六年正月行大射十月行鄉飲酒禮咸寧三年十一月行鄉飲酒禮四年二月行大射禮碑額云三臨辟雍指六年十月咸寧三年十一月四年二月也。

晉書武帝紀惟書泰始六年十一月行鄉飲酒禮據碑當衍一字。

碑列職官有太常劉寔博士段暢崔豹太保魯公充太傅齊王攸詹事珣相國長史史光主簿劉毅太常諸葛緒博士祭酒劉熹博士段溥碑陰有散騎常侍博士祭酒庾純甄城公曹志。

考劉寔賈充齊王攸劉毅庾純曹志皆有傳魯公充即賈充詹事珣即楊駿之弟字文琚事實附駿傳。惟劉毅傳云「初舉博士文帝辟相國掾轉主簿武帝受禪爲尚書郎駙馬都尉遷散騎常侍國子祭酒進太僕拜尚書坐事免咸寧初復爲博士祭酒。」此獨列最初官階何也？

崔豹隋志云著古今注三卷世說注云豹字正能晉惠帝時官至太傅馬縞中華古今注云豹字正熊。據此碑豹爲漁陽人字正雄然則熊爲雄之同音能則熊之脫畫也。

碑又云「馬鄭王三家之義並時而施。」碑陰有鄭大射禮生一百十七人有王鄉飲酒禮生六十三人考馬鄭即馬融鄭玄之禮說王即王肅之禮說魏志王肅傳「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立於學官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隋志有肅所著諸經注與傳略同然西漢今文經說至馬鄭而一變肅書出

又與鄭之說一變。肅爲晉武外祖，故用其經說於學官，碑所以有鄭禮王禮之分。晉以後禮說多用鄭義，而肅之說宋以後仍用之，此經說中一大變也。

碑陰學官有治禮議郎、郎中、中郎、治禮軍謀掾、都講主事、禮生、弟、國子司成、司業、寄學、陪位、散生諸名。晉書志博士屬太常，又云晉置博士十九人，咸寧四年武帝初立國子學生，國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此碑諸官名，志多不載，而寄學、陪位、散生義不可考，或其數爲弟子名額所限，而附於其列之謂。

咸寧之初，距晉統一吳蜀未久，故碑中學官弟子，多魏代州郡之人。西北學人：武都二、西海七、金城十四、敦煌七、西平二十有八、西域八，其地皆今甘肅、武郡、青海、蘭州、敦煌、西寧、新疆各地。魏晉之際，西北儒學獨盛。

永嘉之亂，張氏保有涼州，西涼李氏繼之。至元魏之初，劉昞闕駟張湛文學尤著，十六國春秋涼地經師有郭荷、郭瑒，其傳授淵源，與此碑不無關係，而文獻徵佚，碑益不少也。

郡名之列於晉初地志，亦可徵信。晉之地志，莫詳於太康地道記、王隱地記，而兩書不傳。乾隆時畢氏輯地道記，惜見未此碑耳。今考碑有譙國，而晉志獨列譙郡，有東郡、漁陽、潁川、南陽、濟南、高陽、樂安、泰山、琅邪、彭城、北海、陽平、汝陰等郡，晉志皆無，可知其疏略。然則此碑於經學官職地理，裨益匪淺也。

碑之名，水經注暨隋唐人之書均不傳。蓋永嘉之亂，晉室南遷，太學廢棄，元魏孝文太和十七年幸

洛陽觀太學石經，疑此碑尚在。其沒埋于地，當在爾朱之亂。石經遷移，此碑遂湮，故歐趙諸家書均未之列。千餘年後，于民國二十年春始出土，流傳拓本。頃洛陽友人杜君錫五郵寄二紙，喜其字畫完好如新，而有益于史書與地方志，故跋其所見，以質之錫五。壬申十二月。

浙江圖書館館刊 第二卷 第五期

本期于十月底出版要目如次：

最近景印四庫全書三種草目比較表	張 昱
書院平議	陳豪楚
圖書館之罰款問題	陳伯衡
龍游縣志例目	余紹宋
館藏善本書題識(四)	夏定城
關於火車中書報流通處實施之管見	許振東
最近關於景印四庫全書之文獻(二)	編 者
中華圖書館協會第二屆年會紀略	
本省第一學區圖書館協會第四次大會紀	
書報提要(六篇)	
圖書文化消息(一百十五則)	

定 價 每期一角八分預定全年六期連郵一元

發行處 杭州大學路浙江省立圖書館售書處

石鼓文疏記引辭

馬叙倫

句婁鬼方之刻，恢謫不可信，爲其文字不可以六書釋也。世所傳石鼓文亦碑碣之流，蓋刻石之最古者也。其辭與詩小雅六月采芑車攻吉日相類，其文字與諸金器司識多同。宋薛尚功始爲著錄文字。然以刻石校之，知其未見石，且未見善本。阮元謂所據蓋剪裝本，或然也。薛釋既未盡善，鄭樵潘迪以後治其文字者，亦各以意定之。潘所錄辭亦與石不盡合，則未見石，亦未見善本，蓋與薛同憾。清代以訖晚近諸家，雖各有所釋，猶不能令其辭豁然達於耳目。夫三代金石刻辭，實與經籍同質，清代經術獨盛，以自音韻古訓而通名物制度故所明皆有依據，多獲而少失。孫詒讓以其治經者治金石刻辭，所作遂獨絕於前古。余以爲不以治經之術治金石刻辭，金石刻辭終不得而水解凍釋也。治經以通音韻訓詁爲本，而訓詁原於音韻，不達音韻之理，則訓詁無由明。訓詁不明，而遊目於經籍，如瞽入寶市矣。治金石刻辭，校治經尤有難者，則金石刻辭之文字固多假借，而其形復詭變，往往諸器相異，且有一器前後復異者。昔之治金石刻辭者，率以字形詭變，遂不繩以六書之大齊，一若金石刻辭之文字可率意爲之者。使如此，當其世孰能讀之，何況後世邪？蓋由不悟吾國文字之構造其方法爲六書，無字不在其範則之中。而六書各有定分，劃然不亂，非可漫其經界，騰以遊謬之說，如鄭樵朱駿聲之所論也。知文字盡範於六書，而六書各有定分，則金石刻辭之文字，亦無不範於六書，穿鑿附會之說，不得而立矣。試卽鼓辭明之。如鼎之爲言，茲之爲茲，我之爲吾，帥

之爲遼，世皆明其爲假借，而夔之借爲隸，漢之爲瀾，鑑之爲脰，孔之爲好，龜之爲膾，汪之爲腕，趙之爲臚，旂之爲駟，亞之爲西，肅之爲嗜，嘉之爲討，昔人所未明者，未嘗於音理深求之也。然知我之借爲吾，而不明我之何以得借爲吾。知釋肅爲庸，徒以形似，而於肅字之形不能證明之也。知隼之從建，而建乃作遺，徒以諸金器文從及者每作丿，而不能證知丿之爲何字，則雖有所釋解而未爲識其字。故余以爲治金石刻辭之文字，於其形，尤亟宜明焉。然必覈於六書而合，復之異器而符，徵於故籍而信，斯爲善矣。余昔治許慎說文解字，以與金石骨甲之文互勘，埒知無字不範於六書，而六書有大齊，然未嘗專爲金石骨甲之辭作考釋也。今年二月強夢漁先生運開示以所爲石鼓釋文，怦然心動，乃以周月之力寫成是記。於所不知，或前人所釋而當者，皆不及。雖不能盡是，而其辭可讀矣。鼓辭自薛氏所錄已不具存。阮元撫天一閣本，昔世稱善。然既謂參校明本，蓋亦不盡如故式。今石雖具存，辭多漫滅，數石且至於無辭矣。近有影印明安氏十鼓齋本，其字校阮撫本多二十有九，然惜不以故式影印，故如弟七鼓，阮撫本作六字一行，而吳廣霽謂行七字。余以辭讀之，而證以影安本，甚信，仍惜不見安氏原本。凡安本多於阮本之字有無以定其位置者，當俟緣於異日耳。二十二年四月四日馬叙倫在北平。

校輯呂註莊子義序

陳任中

(一) 前序

宋呂惠卿莊子義十卷，著錄於直齋書錄解題及宋史藝文志通志藝文略，焦竑國史經籍志。元明以來，是書傳世甚稀，故清代四庫未收。惟宋末褚伯秀南華真經義海纂微所引十三家註，明焦竑莊子翼所引二十二家註，均首郭註而次列呂註。特褚氏所引較焦書爲詳，足資考究，而完本迄未可得。聊城楊氏海源閣藏有宋呂太尉經進莊子全解十卷，據書明錄定爲南宋刊本，並附藏有來禽館抄本。又傳聞瑞安孫氏嘉興沈氏，滿洲盛昱氏，鄉文氏，尙各有轉抄之本，並訪求累年，未獲一見。往歲俄國博物院始以呂義殘本貽我國北平圖書館，計卷二存德充符篇第二十五、六兩頁，卷三存大宗師篇第一頁，卷四存騁拇馬蹄肱在宥四篇二十二頁，卷五存天地天道天運各篇二十六頁，凡殘存五十一頁。各篇前後，多有殘誤，殊難卒讀。嗣經藏園傅氏考訂，以書名呂觀文進莊子義，與解題同，而惠卿於元豐七年表進內簾，其成書付雕，必在紹聖中，加觀文殿大學士之後。又刊工古拙，不避宋諱，桓慎字，定爲北宋蜀本，歟爲秘笈，其論篤矣。壬申夏季，余在館編纂有暇，輒就此殘本，先錄一編，以與四庫及道藏本義海纂微詳互參校，始覺褚氏所刪節者，僅爲原註複述，加註之文，約十之一二，其中精義要旨，多已採錄，實較焦書爲佳。更參考景印唐寫卷子本及宋本莊子原文，與殘本暨通行本互校，詳加修正若干條。哀輯一年，遂將殘缺之內篇二卷，全缺之內篇五卷，雜篇三卷，半缺之外篇各卷一一校輯完竣，不揣陋拙，勉付印行。蓋願以此參校補輯之書爲嚆矢，俾南宋刊本或諸家鈔本完書一出，以資吾完証也。癸酉秋日續縣陳任中謹識。

(二) 後序

余校輯呂氏莊子義，因悟莊子一書，不僅爲哲學之精言，實深合吾國政治學之要旨。而呂義則明揭其旨，以責難於君，其即近世責任政治之權輿歟！余蓋竊歎呂氏之博學卓識，匪特成疏以下若唐宋明清歷代之註莊者，徒囿於道家者流一偏之言，爲不

可比數，即晉代司馬向郭諸家之襲清談以釋莊書者，又烏識南華之真諦哉。大抵莊子之書，其言道德與老子同，而廣設寓言以推闡至理，則較老子之言益爲明達。誠以老莊之學，多出於易，易爲吾儒最高之哲學，要皆以天下爲量者也。其言性道與中庸天命謂性率性謂道之說無異也。其言德化與論語爲政以德道之以德之說無異也。其言上古無爲以治天下與孔子稱堯之巍巍無名舜之無爲而治更無以異也。後世儒者不察，斥老莊爲異端，因孟子距楊墨而遂欲同佛老，謂同爲無父無君，夫佛或爲國外之學，而老豈倫比哉？嗚呼！何其俱也！庸詎知老莊之以道德治天下，即孔子之志道據德欲爲東周之微帽乎？故孔與老同時，而未嘗闢老，孟與莊同時，而未嘗闢莊。奈之何世儒竟欲凌孔孟而上之哉？觀于漢書藝文志之言，道家出於史官，記歷代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乘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子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嘽，此則明言道德爲治天下之本，而降異端曲學也。呂氏著義以此爲進獻之資，得其要矣。嗚呼！中國一天下也。數千年來，有道則治，無道則亂，考之歷史彰彰已。乃近數十年間，儒生俗吏，不識時務，誤聞動衆，竟欲用他國治國之法律政治，以治中國之天下，不惜舉孔孟老莊仁義道德之學說，而悉屏棄之，以爲不足道。其卒也，既墜網維，必患崩解，載皆及溺，其何能淑。吾甚歎乎前數千年之中國一治一亂如循環也。吾尤甚痛乎近數十年之中國有亂無治，如逝水也。故於呂義所陳莊子道德治天下之說，以責難於君者，尤深契之。綜厥內篇之義，則發揮心身性命之學，以充其量而爲內聖外王之道，即吾儒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道。大都以學術爲體而治術爲用。其他各篇之義，則凡詮釋治術者，蓋詳哉其言之，而此本殘存之聯緝，在有天地天道諸篇爲尤勝。蓋莊書以明達釋老，既與吾儒尊德性道問學致廣大盡精微之旨若合符節，而呂義則以通經致用爲質，彌洽乎莊書道德之真詮，詢足爲撥亂反正之本。余之校輯是書也，則欲世之讀莊子者，人人能通天下之故，各循其分，以道德治天下，以仁義法制治國，莫不超然於名利之外，庶幾天下平而國亦以治，豈非生民之大幸哉！則謂此編爲太平經國之書也，亦宜。續陳任中再序。

(附)讀呂惠卿傳

甚矣哉，宋史之誣也。其列惠卿及曾布章惇于姦臣傳，則純襲門戶之見，祇知有私黨派，不復知有公是非矣。而惠卿與布爲尤冤。若惇則功罪參半，要皆萬萬不能與蔡確蔡京輩相提并論者也。遍觀曾呂兩傳，迄不能明其姦之所在。然布在紹聖及建中靖國間，猶有力倡紹述供人指摘之嫌，而惠卿則并此而無之。若謂助行新法即爲姦臣，則荆公豐陳升之王珪韓絳諸人之主行新法者，又何獨不然？考荆公之知惠卿，實歐陽文忠公介之，其書見歐集可証。嘉祐六年，歐公又有舉惠卿充館職劄子，其文曰：「呂惠卿材識明敏，文藝優通，好古飭躬，可謂端雅之士。」夫以歐公素稱知人，其所薦舉，皆一時佳士，而於惠卿稱之曰飭躬，曰端雅，則其人諒不止才學之優美而已。又據傳中所紀事實，則惠卿自起進士爲夏州推官，至熙寧初安石執政，惠卿方編校集賢書籍；及設制置三司條例司，則爲檢詳文字，擢中允，崇政殿說書，集賢校理，判司農寺，父喪服除，召爲天章閣侍讀，同修起居注，進知制誥，判國子監，同修三經精義，又知諫院，爲翰林學士。迨安石求去，力薦惠卿，始爲參知政事。因懼安石去位，新法必搖，作書遍遣監司郡守，使陳利害。又從容白帝下詔，言終不以吏違法之故爲之廢法。故安石之政，守之益堅。外任則初知陳州，繼知延州，改定漢蕃合軍互任戰守之法。元豐五年，加大學士，知太原府。哲宗朝，經蘇轍劉摯劾，奏被謫。紹聖中復知延州。夏人入寇，仍著戰功。崇寧五年，復起知杭州，坐事責祁州團練副使，安置宜州，復觀文殿學士，終醴泉觀使。致仕卒，贈開府儀同三司。惠卿之歷事四朝，數歷中外，本末如是不特無蔡京蔡確輩所爲之凶狠矯詐，即如曾布章惇之力主紹述以爲報復之資者，亦有所不爲。則惠卿之非姦臣也，不尤大彰明較著哉。惟傳中所採他人訐責之詞則有之，始則司馬光謂惠卿儉巧非佳士，又謂其用心不正，又貽書安石謂諂諛之士，於公今日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而自售。厥後蘇轍劾奏之詞，則曰惠卿懷張湯之辯詐，有盧杞之姦邪。又謂王安石強狠傲誕，於吏事宜無所知，惠卿指摘教導，以濟其惡。又謂安石於惠卿有卵翼之恩，父師之義，方其求進，則膠固如一，及勢相軋，化爲仇讎，發其私書，不遺餘力。犬旋之所不爲，而惠卿爲之。又以呂布殺丁原董卓，劉牢之反王恭元顯比惠卿，而欲哲宗

爲曹操桓玄。又云惠卿建州安置，蘇軾當制，備載其罪於訓詞，天下傳誦稱快云云。綜觀各論，純屬侃言，按之行事，茫無故實。既此荆公爲父師，又視荆公爲童隸，先後訛誤，矛盾滋多。史臣乃蒐集一切莫須有之言，以爲善善惡惡之據，豈非千秋冤獄哉。至惠卿之果爲姦邪與否，尤可於曾否背叛荆公一事決之。試觀傳中詳述惠卿維護新法之事實爲惠卿罪者，即可証明其非叛。特黨人輩附會司馬氏蘇氏之言，爲此矯誣之說耳。觀於元豐三年荆公答惠卿書，有「與公同心，以至異意，皆緣國事，豈有他哉。同朝紛紛，公獨助我，則我何憾於公。人或言公，我無與焉，則公何尤於我。趣時便事，吾不知其說焉。考實論情，公宜昭其如此。」語意坦白，則亦何叛之有。惟惠卿主張之手實法及嚮嗣法，行或過當，非荆公意，而寬遂鄭使一事，亦爲惠卿招尤之端。設荆公當國，必不爾也。若排斥馮京王安國之舉，則緣於執政時代之意氣，予人口實，亦有無庸諱言者。後此則學養深純，其得力於老莊之學者深矣。吾故謂傳中惠卿與荆公論經義多合，遂定交爲實，而所引馬氏蘇氏之言則誣也。乃更據此而斥爲姦逆也，不益誣哉！